宋史/卷3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零三 ◄

宋史
卷三百零四 列傳第六十三

► 卷三百零五

周渭

周渭，字得臣，昭州恭城人。幼孤，養於諸父。力學，工為詩。劉鋹據五嶺，昭州皆其地也，政繁賦重，民不聊生。渭率鄉人六百逾嶺，將避地零陵。未至，賊起，斷道絕糧，復還恭城，則廬舍煨燼，遂奔道州。為盜所襲，渭脫身北上。

建隆初，至京師，為薛居正所禮。上書言時務，召試，賜同進士出身，解褐白馬主簿。縣大吏犯法，渭即斬之。上奇其才，擢右讚善大夫。時魏帥符彥卿專恣，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，以渭知永濟縣。彥卿郊迎，渭揖於馬上，就館始與相見，略不降屈。縣有盜傷人而逸，渭捕獲，並暴廋匿者按誅之，不以送府。

乾德中，通判興州。州領置口砦多戍兵，監軍敖很，縱其下為暴，居人苦之。渭馳往諭以禍福，斬其軍校，眾皆懾服。詔書嘉獎，命兼本砦鈐轄。開寶元年，鳳州七房冶主吏盜隱官銀，擇渭往代。周歲，羨課數倍，賜緋魚，又遷知棣州。殿直傅延翰為監軍，謀作亂走契丹，為部下所告，渭擒之以聞；命械至闕下，鞫得實，斬於西市。渭在郡以簡肅稱，及還，吏民遮道泣留，俄詔賜錢百萬。

太平興國二年，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。初，渭之入中原，妻子留恭城。開寶三年，平廣南，詔昭州訪求，賜錢米存恤之。及是，渭始還故里，鄉人以為榮。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，重定田賦，興學校。遷殿中丞。屬有事交阯，主將逗撓無功。有二敗卒擐甲先

至邕州市，奪民錢，渭捕斬之。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，訖無敢犯。移書交阯，諭朝廷威信，將刻日再舉。黎桓懼，即遣使入貢。就加監察御史，在嶺南凡六年。徙知揚州，進殿中侍御史，改兩浙東、西路轉運使，入為鹽鐵判官。遷侍御史，曆判戶部、度支二勾院，出知亳州，賜金紫，俄換宋州。加職方員外郎，為益州轉運使。坐從子違詔市馬，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。咸平二年，真宗聞其清節，召還，將復用，詔下而卒，年七十七。上閔其貧不克葬，賻錢十萬，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。

渭妻莫荃，賢婦人也。渭北走時，不暇與荃訣，二子孩幼，荃尚少，父母欲嫁之。荃泣誓曰：「渭非久困者，今違難遠適，必能自奮。」於是親蠶績碓舂，以給朝夕，二子皆畢婚娶。凡二十六年，復見渭，時人異之。朱昂著《莫節婦傳》紀其事。

梁鼎

梁鼎，字凝正，益州華陽人。祖鉞，仕蜀為劍門關使。父文獻，乘氏令。鼎，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，解褐大理評事、知秭歸縣，再遷著作佐郎。端拱初，獻《聖德徽號頌》萬餘言，試文，遷殿中丞、通判歙州，以能聲聞，有詔嘉獎。徙知吉州，民有蕭甲者，豪猾為民患，鼎暴其凶狀，杖脊黥面徙遠郡。太宗尤賞其強幹，代還，賜緋魚，舊例當給銀寶瓶帶，太宗特以犀帶賜之，記其名於御屏。

淳化中，上言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』此乃堯、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。三代而下，典章尚存，兩漢以還，沿革可見。至於唐室，此道尤精，有考功之司，明考課之令，下自簿尉，上至宰臣，皆歲計功過，較定優劣，故人思激厲，績效著聞。五代兵革相繼，禮法陵夷，顧惟考課之文，祇拘州縣之輩，黜陟既異，名存實亡。且夫今之知州，即古之刺史，治狀顯著者，朝廷不知；方略蔑聞者，任用如故。大失勸懲之理，浸成苟且之風。是致水旱薦臻，獄訟填溢，欲望天下承平，豈可得也。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，為億兆之司牧，念百官之未乂，思四海之未康，特詔有司，申明考績之法，庶幾官得其人，民受其賜矣。」

俄為開封府判官，遷太常博士、三司右計判官，又為總計判官，會復三部，換度支判官。至道初，鼎洎陳堯叟建議興三白渠，及陳、許、鄧、潁、蔡、宿、亳數州用水利墾田，事具《食貨志》。遷都官員外郎、江南轉運副使，就改起居舍人，徙陝西。二年，五將分道擊李繼遷，李繼隆擅出赤樫路無功，還奏軍儲失期，鼎坐削三任。復為殿中丞，領職如故。以母老求郡，曆知徐、密二州。真宗踐位，復舊官。咸平四年，遷兵部員外郎、

知制誥，賜金紫。時三司督逋負嚴急，有久被留係者，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，多所蠲免。逾月，拜右諫議大夫、度支使。

時西鄙未寧，建議陝西禁解池鹽，所在官鬻，詔從之。以鼎為製置使，楊覃為轉運使，張賀副之，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製置鹽事。議者多言：「邊民舊食青鹽，其價甚賤。洎禁青鹽以困賊，令商賈入粟，運解鹽於緣邊，價直與蕃鹽不相遠，故蕃部齎鹽至者，不能貨鬻。今若禁解池鹽，與內地同價，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，乃資盜糧也。」時劉綜為陝西轉運使，鼎奏罷之。綜歸朝，亦密陳其非便。鼎既行，即移文禁止鹽商，所在約束乖當，延州劉廷偉、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。

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，粟已陳腐，鼎即與民，俟秋收易新粟，朝廷聞而止之，上封章密陳其煩擾者甚眾，鼎始謀多沮，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鼎等同議可否，於是依舊通鹽商。鼎坐首議改作非是，詔罷度支使，守本官。未幾，丁內艱，起復。景德初，知三班院、通進銀台司兼門下封駁事，出知鳳翔府。以居憂哭泣傷目，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。三年，卒，年五十二，賜二子出身。

鼎偉姿貌，磊落尚氣，有介節，居官峻厲，名稱甚茂。好學，工篆、籀、八分。嘗著《隱書》三卷，《史論》二十篇，《學古詩》五十篇。子申甫、吉甫。

范正辭

范正辭，字直道，齊州人。父勞謙，獲嘉令。正辭治《春秋公羊》、《穀梁》，登第，調補安陽主簿。開寶中，判入等，遷國子監丞、知戎州，改著作佐郎。代還，治逋欠於淄州，轉運使稱其能，轉左讚善大夫，就知淄州。太宗征河東，諸州部糧多不及期，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，受錢二千，即杖殺之，郡中畏服。

太平興國中，改殿中丞，通判棣、深二州，遷國子博士。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台直，會有言饒州多滯訟，選正辭知州事，至則宿係皆決遣之，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。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，有王興者，懷土憚行，以刃故傷其足，正辭斬之。興妻詣登聞上訴，太宗召見，正辭廷辨其事。正辭曰：「東南諸郡，饒實繁盛，人心易動。興敢扇搖，苟失控馭，則臣無待罪之地矣。」上壯其敢斷，特遷膳部員外郎，充江南轉運副使，賜錢五十萬。

饒州民甘紹者，積財鉅萬，為群盜所掠，州捕係十四人，獄具，當死。正辭按部至，引問之，囚皆泣下，察其非實，命徙他所訊鞫。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，正辭潛召監軍王願掩捕之。願未至，盜遁去，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，追及之。賊控弦持肖來逼，正辭大呼，以鞭擊之，中賊雙目，執之。賊自刃不殊，餘賊渡江散走，追之不獲，旁得所棄贓。賊尚有餘息，正辭即載歸，令醫傅藥，創既愈，按其奸狀，伏法，而前十四人皆得釋。

端拱二年，代歸，與洛苑副使綦仁澤、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。先是，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，謂之「折中」，復有言其弊，罷之，至是復置焉。遷倉部員外郎，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，改判刑部，曆戶部、鹽鐵二判官，遷考功員外郎，通判定、揚、杭三州。真宗即位，遷膳部郎中，召判三司勾院，俄復為鹽鐵判官。咸平二年，出為河東轉運使。三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。

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，董儼知壽州，王德裔、楊緘皆任轉運使，後失官宰畿邑。正辭上言：「昌齡輩貪墨著聞，願陛下罷其民政。」詔追還儼敕，餘悉代之。又言：「治民之官，牧宰為急。」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，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、縣令，從之。坐鞫任懿獄，貶滁州團練副使。會赦，復為倉部考功員外郎、通判鄆州，知淮陽軍，復膳部郎中，以年老，求監兗州商稅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，年七十五。子識、諷，並進士及第。

子 諷

諷，字補之，以蔭補將作監主簿，獻《東封賦》，遷太常寺奉禮郎。又獻所為文，召試入等，出知平陰縣。會河決王陵埽，水去而土肥，失阡陌，田訟不能決，諷分別疆畔，著為券，民持去不復爭。諷辨數激昂，喜為名聲，然亦操持在己，吏不敢欺。為縣存視貧弱，至豪猾大家，峻法治之。

舉進士第，遷大理評事、通判淄州。歲旱蝗，他穀皆不立，民以蝗不食菽，猶可藝，而患無種，諷行縣至鄒平，發官廩貨民。縣令爭不可，諷曰：「有責，令無預也。」即出貸三萬斛；比秋，民皆先期而輸。徙知梁山軍，以母老不行，得通判鄆州。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，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，諷輒留迪數日，為治裝祖行。詔塞決河，州募民入芻揵，而城邑與農戶等，諷曰：「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，農民必大困。且詔書使度民力，今則均取之，此有司誤也。也。」即改符，使富人輸三之二，因請下諸州以

鄆為率，朝廷從其言。

徙知廣濟軍，民避水堤居，凡給徭於官者，諷悉縱使護其家，奏除其租賦。累遷太常博士，以疾監舒州靈仙觀。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，諷頗要結之，懷德薦於章獻太后，遂召還。問所欲言，對曰：「今權臣驕悍，將不可製。」蓋指曹利用也。利用貶，拜右司諫、三司度支判官。百官轉對，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，類次以聞。諷奏曰：「非上親覽決可否，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。」玉清昭應宮災，下有司治火所起，諷曰：「此天之戒告，乃復置獄以窮治之，非所以應天也。」獄由是得解。議者疑復修，諷上書諫：「山木已盡，人力已竭，宮必不成。臣知朝廷亦不為此，其如疑天下何。宜詔示四方，使明知之。」於是下詔罷修。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。

錢惟演自許州來朝，圖相位，諷奏：「惟演嘗為樞密使，以皇太后姻屬罷之，示天下以不私，固不可復用。」遂以惟演守河南。使契丹，道過幽州北，見原野平曠，慨然曰：「此為戰地，不亦信哉。」遼人相目不敢對。擢天章閣待制、知審刑院，出知青州，再遷戶部郎中。時山東饑，宰相王曾，青人，家積粟多，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，因請遣使安撫京東。入為右諫議大夫、權御史中丞。又請益漕江、淮米百萬，自河陽、河陰東下以賑貸之。錢惟演倡議獻、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廟室，諷彈奏之；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，且與後族連姻，請絀去。仁宗不聽，諷袖告身以對曰：「陛下不聽臣言，臣今奉使山陵，而惟演守河南，臣早暮憂刺客。願納此，不敢復為御史中丞矣。」帝不得已可之，諷乃趨出，遂貶惟演隨州。

陳堯佐罷參知政事，有王文吉者，告堯佐謀反，仁宗遣中官訊問，復以屬諷。夜中被旨究詰，旦得其誣狀奏之。時上章懿皇后諡，宰相張士遜、樞密使楊崇勳日中不赴慰班，諷彈士遜與崇勳，俱罷。諷嘗侍對，帝語及郭后亡子。諷言亡子大義當廢，陰合帝旨，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。時狄棐為直學士已久，諷盛氣淩棐，宰相李迪右之，遂特詔班棐上，論者非之。尋轉閣學士，又疾免三司使，改翰林侍讀學士、管勾祥源觀。徙會靈觀，復改閣學士、給事中、知兗州。

既至郡，而龐籍為廣南東路轉運使，未行，上言：「向為侍御史，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為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。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，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。既出兗州，乃紿言貧，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，而增產於齊州，市官田虧平估。」置獄於南京劾之，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兗州，當贖。籍所奏有不實，當免官。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，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；貸籍，止降官知臨江軍。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

皆斥。

歲中徙保信軍，聽居舒州持母喪，又許歸齊州。日飲酒自縱，為時所譏。服除，改將作少監、知淮陽軍，遷光祿卿、知陝州，道改潞州。入見帝言：「元昊不可擊，獨以兵守要害，捍侵掠，久當自服。倘內修百度，躬節儉，如祖宗故事，則疆事不足憂。」復給事中，卒。

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，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。大臣聞而惡之。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於帝前，因奏：「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，願先出臣，為陛下引奸邪去，而朝廷清矣。」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，諷曰：「世謂大事未易可議，小事不足為，所為終何事邪？」及為龐籍訟，人謂大臣陰諷籍焉。

諷類曠達，然捭闔圖進，不守名檢，所與遊者輒慕其所為，時號「東州逸黨」。山東人顏太初作《逸黨詩》刺之，而薑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雲。子寬之，終尚書刑部郎中、知濠州。

劉師道

劉師道，字損之，一字宗聖，開封東明人。父澤，右補闕。師道，雍熙二年舉進士，初命和州防禦推官，曆保寧、鎮海二鎮從事，凡十年。王化基、呂祐之、樂史薦於朝，擢著作佐郎，才一月，會考課，又遷殿中丞，出知彭州，就加監察御史。轉運使劉錫、馬襄上其治跡，召歸。會浦洛之敗，奉詔劾白守榮輩，獄成，太宗獎其勤，面賜緋魚。

川陝豪民多旁戶，以小民役屬者為佃客，使之如奴隸，家或數十戶，凡租調庸斂，悉佃客承之。時有言李順之亂，皆旁戶鳩集，請擇旁戶為三耆長迭主之，疇歲勞則授以官，詔師道使兩川議其事。師道以為迭使主領則爭忿滋多，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，廷奏非便，卒罷之。改祠部員外郎，出為京東轉運使。真宗嗣位，進秩度支。咸平初，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，徙知潤州。三年，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、江、浙、荊湖發運使。四年，以漕事入奏，特遷司封，俄為正使，改工部郎中，代查道為三司度支副使。七月，擢樞密直學士，掌三班。俄擢權三司使，從幸澶淵，判隨駕三司，充都轉運使。

師道弟幾道，舉進士禮部奏名，將廷試，近製悉糊名較等，陳堯咨當為考官，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號。幾道既擢第，事泄，詔落其籍，永不預舉。師道固求辨理，詔曹利用、

邊肅、閻承翰詣御史府推治之。坐論奏誣罔，責為忠武軍行軍司馬，堯咨免所居官，為鄆州團練副使。二年，以郊祀恩，起為工部郎中、知復州，換秀州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，以兵部郎中知潭州，遷太常少卿。師道敏於吏事，所至有聲，吏民畏愛。長沙當湖、嶺都會，剖煩析滯，案無留事。歲滿，復加樞密直學士，換左司郎中，留一任。七年，李應機代還。應機未至郡，六月，師道暴病卒，年五十四，錄幾道為試秘書省校書郎。

師道性慷慨尚氣，善談世務，與人交敦篤。工為詩，多與楊億輩酬唱，當時稱之。

王濟

王濟，字巨川。其先真定人，祖卿，有詞辨，趙王熔召置幕府。熔政衰，卿懼禍，避地深州饒陽，遂為縣人。父恕，後唐時童子及第，開寶中，知秀州。會盜起，城陷，為盜所殺，將並害濟。濟伏柩號慟，謂賊曰：「吾父已死，吾安用生為，但恨力不能殺汝，以報父仇爾！」賊義之，舍去。濟攜父骨匿山谷間。既而官軍大集，濟脫身謁其帥朱乙，陳討賊之計。乙嘉之，遣以束帛，奏假驛置遣歸。

先是，濟母終於嶽陽，權窆佛舍。至是，乃並護二喪還饒陽。州將以聞，太祖召見，以其尚少，且俾就學。雍熙中，上書自陳死事之孤，得試學士院，補龍溪主簿。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。鶴非常有物，有司督責急，一羽至直數百錢，民甚苦之。濟諭民取鵝翎代輸，仍驛奏其事，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。縣有陂塘數百頃，為鄉豪斡其利，會歲旱，濟悉導之，分溉民田。汀州以銀冶構訟，十年不決，逮係數百人，轉運使使濟鞫之，才七日情得，止坐數人。

再調胙城尉，徙臨河主簿。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，以濟名聞。遷光祿寺丞、權大理丞，改刑部詳覆官、通判鎮州。牧守多勳舊武臣，倨貴陵下，濟未嘗撓屈。戍卒頗恣暴不法，夜或焚民舍為盜。一夕，報有火，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，果得數輩並所盜物，即斬之。馳奏其事，太宗大悅。都校孫進使酒無賴，毆折人齒，濟不俟奏，杖脊送闕下，繇是軍城畏肅。就遷太子中舍，詔書獎勞。召判登聞鼓院，拜監察御史。上疏陳統天下之術、節民物之道，大者有十：擇左右，別賢愚，正名器，去冗食，加奉祿，謹政教，選良將，分兵戍，修民事，開仕進。其言切於時，詞多不載。

咸平初，濟以刑網尚繁，建議請刪定制敕，乃命張齊賢領其事，濟預焉。《刑統》舊條：持仗行劫，不以贓有無，悉抵死。齊賢議貨不得財者，濟曰：「刑，期於無刑。以死懼之，尚不畏，況緩其死乎？」因與齊賢廷爭數四。濟詞氣甚厲，目齊賢為腐儒。然卒從齊賢議，人以濟為刻。改鹽鐵判官。

車駕巡師大名，調丁夫十五萬修黃、汴河，濟以為勞民，詔濟馳往經度，還奏省十六七。齊賢時為相，以河決為憂。因對，並召濟見，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，濟曰：「河決亦陰陽災沴，宰相苟能和陰陽，弭災沴，為國家致太平，河之不決，臣亦可保。」齊賢曰：「若是，則今非太平邪？」濟曰：「北有契丹，西有繼遷，兩河、關右歲被侵擾。以陛下神武英略，苟用得其人，可以馴致，今則未也。」上動容，獨留濟問邊事。濟曰：「陛下承二聖之基，擁百萬之眾，蠢茲醜虜，敢爾憑陵，蓋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。臣謂國家所恃，獨一洪河耳！此誠急賢之秋；不然，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渚矣。」又著《備邊策》十五條以獻。

三年，選官判大理寺，上曰：「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，苟非其人，或有冤濫，即感傷和氣。王濟近數言事，似有操持，可試之。」遂令濟權判大理寺事。福津尉劉瑩集僧舍，屠狗群飲，杖一伶官致死，濟論以大辟，遇赦從流。時王欽若知審刑，與濟素不相得，又以濟嘗忤齊賢，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。齊賢、王欽若議濟坐故入，停官。逾年，復為監察御史、通判河南府。

景德初，徙知河中府。契丹南侵，上幸澶淵，詔緣河斷橋梁，毀船舫，稽緩者論以軍法。濟曰：「陝西有關防隔閡，舳艫遠屬，軍儲數萬，一旦沉之，可惜；又動搖民心。」因密奏寢其事，上深嘉歎，遣使褒諭。未幾，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。三年，判司農寺。時周伯星見，濟乘間言曰：「昔唐太宗以豐年為上瑞。臣願陛下日慎一日，居安慮危，則天下幸甚。」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，頗易舊制，由是忤丁謂、林特、劉承規輩，因與欽若迭詆訾之。

四年，拜本曹郎中，出知杭州。上面加慰諭，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上言。遷刑部郎中。郡城西有錢塘湖，溉田千餘頃，歲久湮塞。濟命工浚治，增置斗門，以備潰溢之患，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，民頗利之。睦州有狂僧突人州廨，出妖言，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，斬之，上嘉其能斷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徙知洪州，兼江南西路安撫使。屬歲旱民饑，躬督官吏為糜粥，日親嘗而給之；錄饑民為州兵，全活甚眾。是歲卒，年五十九，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、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。

濟頗涉經史，好讀《左氏春秋》，性剛直，無所畏避。少時，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，且托後於濟。金鎖沒，濟撫其孤，援置祿仕。素與內臣裴愈有隙，愈坐事，上怒甚，命憲府鞫之，濟適知雜事，力為辨理，遂獲輕典。子孝傑，國子博士。

論曰：渭有清節，臨事多從便文。鼎好規畫。師道喜論世務。正辭按貪吏，辨冤獄。濟議論挺特，無所畏避。五臣者，仕不過監司、郡守，而名稱甚茂，可尚哉。

方偕

方偕，字齊古，興化莆田人。年二十，及進士第，為溫州軍事推官。歲饑，民欲隸軍就廩食，州不敢擅募。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：「民迫流亡，不早募之，將聚而為盜矣。」夷簡從之，籍為軍者七千人。後遷汀州判官，權知建安縣。縣產茶，每歲先社日，調民數千鼓噪山旁，以達陽氣。偕以為害農，奏罷之。

遷秘書省著作佐郎，曆知福清、資陽縣。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，為御史臺推直官。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，一日，誣告民事摩駝神，歲殺十二人以祭。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，久不決。偕被詔就劾，令卒疏所殺主名，按驗皆亡狀，事遂辨，卒以誣告論死。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，再遷侍御史。南京鴻慶宮災，偕引漢罷原廟故事，請勿復修。

元昊寇塞門，鄜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救，詔偕往按之，法當斬。偕奏：「兵寡不敵，苟出以餌賊，無益也。」振由是得不死。為開封府判官、江南安撫。三司歲出乳香、綿綺下州郡配民，偕奏罷之。更鹽鐵判官，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，言：「以罪謫監當者，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。」判大理寺，改度支副使，擢天章閣待制、江淮製置發運使、知杭州，遷刑部郎中。

偕以吏事進，治杭州有能聲。喜飲酒，至酣宴無節。數月，暴中風，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，遷光祿卿，卒。

曹穎叔

曹穎叔，字秀之，亳州譙人。初名熙，嘗夢之官府，見穎叔名，遂更名穎叔。進士及第，曆威勝軍判官、渭州軍事推官。御史中丞蔡齊薦為台主薄，改大理寺丞。韓億知亳州，

辟僉書節度判官事，通判儀州。韓琦、文彥博薦其才，徙夔州路轉運判官。夔、峽尚淫祠，人有疾，不事醫而專事神，穎叔悉禁絕之，乃教以醫藥。提點陝西路刑獄，夏人納款，詔與戶部副使夏安期、轉運使柳瀕減戍卒吏員之冗者。為開封府判官，時御史宋禧鞫衛士獄於內侍省，禧不能辨，及獄具，內侍使禧自為牒，穎叔言禧為製使辱命，請置之法。元昊死，為夏國祭奠使。除直史館、知鳳翔府，徙益州路轉運使，權度支副使。

儂智高寇嶺南，朝議以閩中久弛兵備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福州。累遷右司郎中，為陝西都轉運使。自慶曆鑄大鐵錢行陝西，民盜鑄不已，三司上榷鐵之議。穎叔曰：「鐵錢輕而貨重，不可久行，況官自榷鐵乎？請罷鑄諸郡鐵錢，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。」從之。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，而蜀人苦於煩斂，穎叔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，以易軍衣之餘者，兩川之民始無擾焉。進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永興軍；然年老，漸昏耄，事頗壅積，人或嘲誚之，卒於官。

劉元瑜

劉元瑜，字君玉，河南人。進士及第，補舞陽縣主簿，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雍丘縣，通判隰、並二州，知郢州。以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，上言：「考課之法，自朝廷至員外郎、郎中、少卿，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，故浮薄輩日趨權門，非所以養廉恥也。」詔罷之。

提舉河北便糴。會永寧雲翼軍士謀為變，吏窮捕，黨與謀劫囚以反，百姓竊知多逃避。元瑜馳至，斬為首者，其餘皆釋去不問。曆京西、河東轉運使，遷右司諫。劾奏「集賢校理陸經謫官在河南日，杖死爭田寡婦，且貸民錢，監司列薦其才，投托權要，遂復館職，請重置於法，並坐保薦者。」詔屬吏，遂竄經袁州。

又疏「李用和、曹琮、李昭亮不可典軍；梁適不當翰林學士；范仲淹以非罪貶，既復天章閣待制，宜在左右；尹洙、余靖、歐陽修皆以朋黨斥逐。此小人惡直醜正者也。」既而與靖等相失，反言：「前除夏竦為樞密使，諫臣數人摭其舊過，召至都門而罷之。自此以進退大臣為己任，激訐陰私為忠直，薦延輕薄，列之館閣，以唱和為朋比。近除兩府，出自聖斷，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，議論紛然，臣恐復被疏罷矣。前日孫甫薦葉清臣，毀丁度，效此也。」因論：「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，且奉使契丹，對契丹主，效六國語，辱國命，請加罪。」修、靖深惡之，繇是論者以元瑜為奸邪。

後除三司鹽錢副使，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。徭人數為寇，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，說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，因厚犒之，籍以為民，凡千二百戶。徙桂州，固辭，降鄧州。坐在潭州擅補畫工易元吉為畫助教，降知隨州。又失保任，改信州，徙襄州。富人子張銳少孤弱，同里車氏規取其財，乃取銳父棄妾他姓子養之。比長，使自訴，陰賕吏為助，州斷使歸張氏，銳莫敢辨。既同居逾年，車即導令求析居。元瑜察知，窮治得奸狀，黥車竄之，人伏其明，曆河中府，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，卒。

元瑜性貪，至竅販禁物，親與小人爭權，時論鄙之。

楊告

楊告，字道之，其先漢州綿竹人。父允恭，西京左藏庫使，數任事有功。既死，賜告同學究出身，調廬江尉。時張景笞吏死而吏捕急，逃歸告，懼告不見納，告曰：「君勿憂也，吾死生以之。」景卒免。改豐城主簿，邑有賊殺人，投屍於江，人知主名，而畏不敢言，告聞，親往擒賊。有言賊欲報怨者，告不為動。既而果乘夜欲刺告，告又捕得，致於法，境內肅然。

再調南劍州判官，知南安、六合、錢塘、寧國縣，改大理寺丞、通判江寧州。盜殺商人，鑿舟沉屍江中。有被誣告者笞服，獄具，告疑其無狀，後數日，果得真盜。徙知池州，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、開封府推官、開拆司。為趙元昊旌節官告使，元昊專席自尊大，告徙坐即賓位，莫之屈也。除京西轉運副使。屬部歲饑，所至發公廩，又募富室出粟賑之。民伐桑易粟，不能售，告命高其估以給酒，官民獲濟者甚眾。以疾，權管勾西京留台。頃之，判三司憑由、理欠司，為淮南轉運使，徙製置發運使，除三司戶部副使，更度支，安撫河東，改鹽鐵副使。曆祠部、度支、司封郎中，以少府監復為製置發運使。拜右諫議大夫、知鄭州，徙江寧府、壽州。

告曉法令，頗知財利，而不務苛刻，時號能吏，然喜事權貴以要進。一子，力學有文，數為近臣薦，召試，賜同進士出身，未幾卒。告悲傷之，尋卒。

趙及

趙及，字希之，其先幽州良鄉人。父的，事契丹為薊州靈丘令，雍熙中，王師北征，乃歸，授偃師令，因家焉。及舉進士，為慈州軍事推官，徙廣信軍判官，改秘書省著作佐

郎、知魏縣，徙九隴，以母老監葉縣稅，曆黃河、御河催綱，通判青州、大名府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，被舉為殿中侍御史、權宗正丞。詔劾夏守恩獄，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，及劾正其罪。遷侍御史，夏守贇經略西鄙還，及言其無功，不可復樞府。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。

未幾，請知懷州，徙徐州，還為三司戶部判官，遷兵部員外郎、京東轉運按察使。知萊州張周物貪暴，及劾奏，貶周物嶺外。擢兼侍御史知雜事，數論時政，權判吏部流內銓。初，銓吏匿員闕，與選人為市，及奏闕至即榜之，吏部榜闕自及始。遷戶部副使，以疾，改刑部郎中、直昭文館、知衛州，召為鹽鐵副使。又以疾，請知汝州，歲餘，復召為副使，不赴。徙知河中府，特拜天章閣待制、右司郎中。祀明堂，遷右諫議大夫。還判大理寺、流內銓。出知徐州，疾甚，求解近職，還州事，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，未赴，卒。

及和厚謙退，內行尤篤，所治有聲，民吏愛之。

劉湜

劉湜，字子正，徐州彭城人。舉進士，為澶州觀察推官，再調湖南節度推官，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益都縣，徙陰平。再遷太常博士、通判劍州。審閬州獄，活死囚七人。王堯臣安撫陝西，薦之，擢知耀州。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，既就擒，陽死，伺間逸去；捕得，復陽死，守者以報，湜趣焚其屍。拜監察御史，王德用自隨州詔還，近臣言其有反相，湜保右之。曆開封府推官、三司鹽鐵判官，遷殿中侍御史。上言：「轉運使掎摭郡縣，苛束官吏，人不得騁其材，宜稍寬假，不為改者繩治之。」詔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錢，頗傅致重法，以故洙坐廢。還，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，同判吏部流內銓，除鹽鐵副使。議者謂湜探宰相意，深致洙罪，故得優擢焉。

明年，宴紫宸殿，副使當坐殿東廡，湜不即坐，趣出。閤門奏之，坐謫知沂州，徙兗州。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，降知海州。起為河東轉運使，遷戶部員外郎，復為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。汴水絕，鑿河陰新渠，通漕運如故。會江南饑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江寧府，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，以貸饑民。除戶部郎中、知廣州。儂智高初平，湜練士兵，葺械器，作鐵鎖斷江路。有盜據山，敕貸罪招之，不肯降。湜知並山民資之食，即徙民絕餉，盜困蹙乞降，民安之。居二年，母老求內徙，遂徙徐州。湜喜曰：「昔布衣隨計，今以侍從官三品復典鄉郡，過始望矣。」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，遷龍圖閣直學士、知慶州。

湜少賤，母更嫁營卒，既登第，具袍笏趨卒舍迎母，里人觀歎。然嗜酒，持法少恕，改知密州，以病卒。

王彬

王彬，光州固始人。祖彥英，父仁侃，從其族人潮入閩。潮有閩土，彥英頗用事，潮惡其逼，陰欲圖之。彥英覺之，挈家浮海奔新羅。新羅長愛其材，用之，父子相繼執國政。

彬年十八，以賓貢入太學。淳化三年，進士及第，曆雍丘尉。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史，多厲民，令佐至與為賓主。彬至，捕鞫之，得所受賂，致之法，自是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。易右班殿直，辭不受。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，曆知撫州。撫州民李甲、饒英恃財武斷鄉曲，縣莫能製。甲從子詈縣令，人告甲語斥乘輿。彬按治之，索其家得所藏兵械，又得服器有龍鳳飾，甲坐大逆棄市。並按英嘗強取人孥，配嶺南，州裏肅然。

擢提點荊湖南路刑獄，徙知潭州，入判三司戶部勾院，出為京西轉運使，徙河北。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，彬發其奸贓，下吏。忤太后意，徙京東，又徙河東、陝西。復為三司鹽鐵判官，判都理欠、憑由司，累遷太常少卿，卒。

仲簡

仲簡，字畏之，揚州江都人。以貧，傭書楊億門下，億教以詩賦，遂舉進士。曆通判鄭州、河南府推官。改秘書省著作佐郎、知蕪湖縣，通判楚州，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。改侍御史、安撫京東，遷知真州，入為三司度支判官。經制陝西糧草，就遷兵部員外郎、直史館、知陝州。徙江東轉運使，除侍御史知雜事，為三司鹽鐵副使、工部郎中。奉使陝西，多任喜怒，以馬箠擊軍士流血，仁宗面詰之，不能對，出為河東轉運使。

逾年，復為鹽鐵副使，再遷兵部，擢天章閣待制、知廣州。儂智高犯邕州，沿江而下，人告急，簡輒囚之，仍榜於道，敢妄言惑眾者斬，以是人不復為避賊計。比智高至，始令民入城，民爭道，競以金帛遺閽者，相蹂踐至死者甚多，其不得入者，皆附賊。賊既去，以其能守城，徙知荊南。既而言者論之，遂落職，又降刑部郎中、知筠州。復為兵部郎中，徙洪州，卒。

論曰：士抱一藝者，思奮勵以功名自效，況其設施見於政事者乎？方偕、曹穎叔、楊告、趙及、王彬之流皆文吏，能推恩行利，剗煩去蠹，其治不下古人。劉元瑜、劉湜輩亦不減此數人，然而元瑜譏詆余靖，湜文致尹洙，公議所不與也。仲簡小才，所謂斗筲之器也，何足道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